





01010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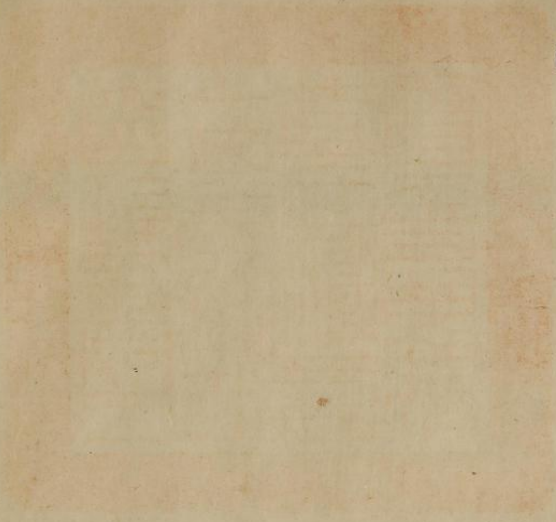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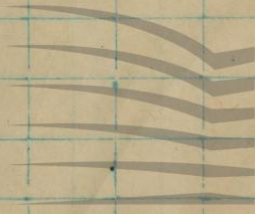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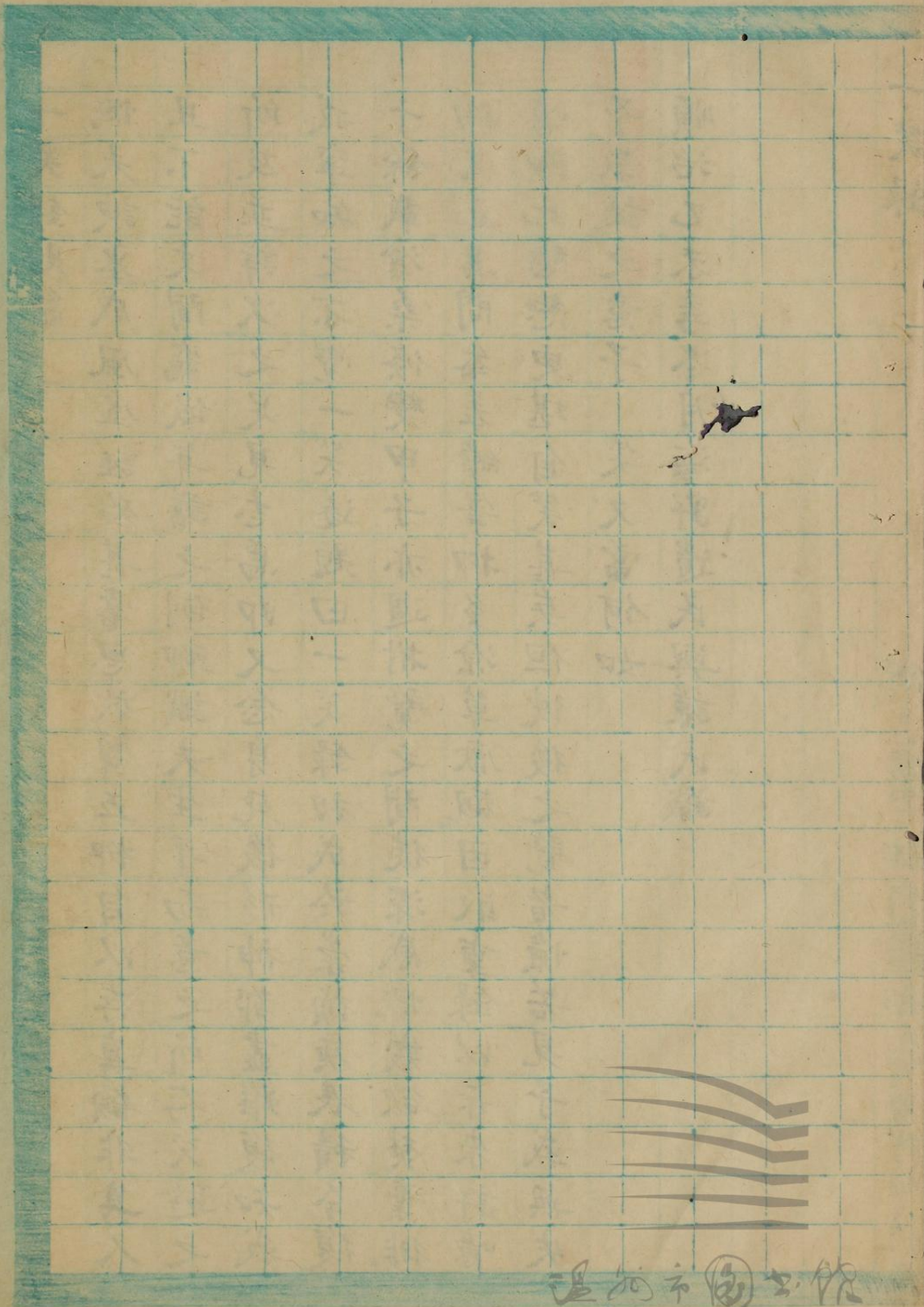


一笑錄題辭

慨夫諛墓成風虛誣殆甚嘗思效顰五柳自以存真顧非其人  
且不能文間竊倣年譜之例聊識夫生平而意之所存交遊之  
所及並詳次之足見志焉即又念身死後形神都盡雖復知我  
我寧知之不覺一笑遂題曰一笑錄初成於崇禎庚辰積今復  
十餘載滄桑倏變甲子亦週拊覽之間徒深感慨幾欲焚棄排  
徊又止其間叅差續筆抑多潦草厭觀因取重錄以示來許噫  
嘻即此戀戀更堪自笑甚矣但使後之覽者懷若見予或無失  
子教誠之意予笑又當何如

順治乙未季冬月海野遺民與謙氏識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一笑錄

永嘉王欽豫著

明萬曆二十四年丙申秋八月初四日己時予生於舊居世司馬

第

辛丑六歲受蒙訓於族祖抱玄公

乙巳十歲冬十二月遷居龍泱新第

丙午十一歲春始學為制舉義大父初命余名欽履至是為改今

名曰而當象予勉之其年大父卒余幼歲頗敏大父鍾愛特至

及長乃日鈍今頭顱許大碌碌無成深負大父之愛言之悲感

丁未十二歲時頗好吟事會同學有狎匪人者作牛驥同皂詩刺

之兄與性為之序家大人拾得之疑予倩作試以秋夜讀書詩

予即成一絕句云唧唧蛩音四壁鳴淒淒如和讀書聲尋常一



樣秋來月為照書窗分外清大人為之色喜他日以呈族祖致

虛公公抹去淒淒二字以夜深易之且言童幼不宜作淒語予

因再呈一絕云讀竟韋編夜未央爽然四壁動秋光遙思太乙

燃藜處一片清心近玉皇公頗稱賞自是常勤教示此亦見先

輩惓惓接引之意大人深恐好吟之妨業每戒諭頗切因是少

輟

庚戌十五年<sup>歲</sup>受業於族祖實甫公

辛亥十六年<sup>歲</sup>受業於族伯龍友公春就童子試不利益勤苦奮

志適文宗畢公去任新文宗王公再按甌除夕試童生同大人

郡城度歲

壬子十七歲春正月入郡庠是年龍友公舉於鄉公自其封翁

與子<sup>與</sup>大父朝列公交至厚公與大人世誼有加其誨子矢心造就



予亦因之感奮一生得力在此二載然公即以計偕別去不得  
終其惠此天之靳予成也頃每秋試罷歸公宦邸必貽械慰勉  
期以將來而予潦倒無成竟不一酬公意真負公矣

癸丑十八歲春正月冠受業於項太玉公族叔篤思公同研席

一日秋水暴漲偕友人泛舟雙溪上時溪初治流觴處相與列坐為

樂溪流瀾漫平席晴雲漾光徐風組碧爽然身在清虛之府酒

酣歌呼振向林谷壺傾散盡月出松際自謂此樂主逸少蘇子

瞻未能兼也樂極大醉醉甚迷覺失而知之悔已無及於是拋

尊毀杓痛自懲責亦用以自策也

甲寅十九歲冬十二月納室林氏

丙辰二十一年歲前是俱讀書於西齋是年就學保和堂今春壽春堂偕

與性與菜二兄事師族兄芸復公二兄予再從兄也四人同心



勵志芸復公尤意氣相許風雨鷄鳴花時月際四人肝膽無不  
傾吐師友之樂近所希得時字禎兄介夫叔同館文虎叔王之  
臣公同會一時激勵殊為多益

丁巳二十二歲讀書保和堂 春正月二十九日長女生

戊午二十三歲春同寶甫公篤思叔讀書南塘之普濟寺寺之南

有小樓聊可坐卧晴川遊舫烟景漁舟每望如畫畫深夜棹聲如

出硯際此境尤清曠也讀書信宜於中水空寂之處會心自覺

不同 夏四月八日長兒弼法生 五月自南塘移館歸以郡

試不利故也往乙邨甚苦郡試是歲因預為計有閩人御史李

公者從叔魯源公至交且與郡公厚魯源公為求推轂焉郡公

更善魯源公既得緘欣然示意象方謂有殊擢也比試仍落孫

山咸訝為異後魯源公從郡公語及始知錯厚一姓名相侶者



蓋郡公故善忘云可見得失有命必非人所能為讀書唯當盡  
在我而聽其在天子性本好恬至此益絕干求之念後之處功  
名之際者必當是鑒

己未二十四歲同實甫公讀書石林從弟與周與君姻友彭惟韶  
侯伯璧別館同會 秋八月五日次女生 冬一夕天大雪凍

不成寐曉起望前山如堆玉便欣然忘寒隨同實甫公登覽岡  
上滿目銀濤參差瓊閣渺望無極於是徘徊樂甚久之不能舍  
不知身在風雪中也時晨炊猶未畢山下羣兒於竹籬中望見  
哄然拍手大笑予口占紀事云冷逼詩魂夢不成起來風味迥  
然清兒童不解山陰趣為笑狂生冒雪行誠一時快致也今此  
興不可復得思之悵然

泰昌元年庚申二十五歲讀書石林芸復公與性與菜二兄復喜



相聚并族弟蕃侯同館自丙丁二年之後及此又一番振勵且復見讀書之樂

天啓元年辛酉二十六歲讀書石林夏五月科試二等秋七月

同芸復公與菜兄應試武林時西覽西湖之勝

壬戌二十七歲夏六月三日次兒翼法生是年同實甫公歸讀

書於西齋時壯年銳氣不信世事之艱日夕呶唔自意力田之

必獲也所居一小閣常月餘不啟牖暑則移榻於其下初曰爽

閣茲更為蠹游致虛公詠爽閣詩云野色憑欄闌滿山光逼座

來農談終日有客一尊開隱几過雲細攤書飛鳥回清吟懷謝

眺搔首獨徘徊抱玄公詩云閣飛俯平疇登臨翠欲流天開山

似盡雨過樹疑秋極目遙青入高歌大白浮靜探窺二酉劍氣

夜偏留與性兄詠蠹游閣詩云西山合沓小樓幽主人改作藏



藏書樓舊時顏之曰爽閣今更顏之曰蠹游窗含晴瀑如銀練  
依瞰綠褥鋪平疇大羅之西神龍窟山雨欲來風颼颼靈物安  
潛何所嗜化作蠹魚入書笥雄飛冲舉各有時此魚好食神仙  
字三食神仙字有餘忽然鼓翼游天衢六翮摩空招黃鵠圖南  
無乃北冥魚男兒致身苦不早綠陰空滿窗前草一編矻矻亦  
奚為綺字識窮無可飽所以物靈人不如丘壑能使昆蟲巧君  
懷神仙好樓居此中消息君了了我亦有樓名硯北杯宴之餘  
了無得今日隨君樓上游玄論丹書紛可即天池極目原非杳  
此魚一去化為鳥大幾千里我不知遙對西山天地小  
癸亥二十八歲夏四月以歲試一等侯廩往例舊廩應補者得與  
新者相讓既遇缺其人欣然舉此例一居間者希自潤堅為索  
數十金乃謝却之此後亦不復有缺後在武林遇學道司案者



云案驗起復在考後者不准補彼友例當批駁駁則必屬子矣  
會宗師被論匆匆遂不暇問予以此益歎功名有數苟非當得  
幾入手猶失之信乎必當安命不可一毫怨尤也冬長兒初  
就學是年有再從叔中書公之禍祖隴一事被累尤甚匍匐  
年餘始得休息

甲子二十九歲夏四月大人壽五旬五月以調考赴金華試二

等即自金華抵省時家有羣蜂入窗隙入卧舍中聚於高壁之  
上王聖木公家同時有之王以是年中式咸謂瑞徵而余家竟  
無驗然則符兆之說原在有無之間有識者不必言可也是  
年延蕃侯為長兒師

乙丑三十歲從弟與君同學時震鄰之後感時憤事益相勉勵予  
書座右自做云赴王寘胆朝夕坐卧苦心焦思執競弗挫季子



引錐自傷淹屈耽精陰符期年堵室孟明翼翼夙夜克懼赫舟  
濟河弗貳弗慮士行戮力志清中原惜陰運甓致功燁然嗟爾  
小子飽食終日天運艱難慳莫知恤辟彼南畝不種何獲如彼  
泉水將淪於壑於乎小子念茲戎祖黽勉是圖希幾弗盡子亦  
有言之則一守拙居謙百千弗失日月幾何少壯不又曾是  
不思請視座右 春二月五日三女生

丙寅三十一歲仍同與君肄業族兄弟兆鵬兆成蕃侯及從弟與  
銘姻友項允貞同會 秋九月母安人壽五旬是月六日三兒

榮法生

丁卯三十二歲宗友伯玄同學文會如舊時我鄉佞佛成風戒殺  
者浸盛子深嫉之欲挽之而不能乃稍集朋輩為大生會聊藉  
有兔之歡以寓存羊之意因為簿籍以達四遠今同心者各親



書姓名大意謂各地散居難於畢致隨方立會可以意通所賴  
同志共相主盟於是一時躍然旬日之間毋無餘紙其時諸倭  
佛者清門邵公丹霞何公輩共言於伯父望臺公以聞之大人  
大人咲曰此豎子舉止何足輕重乃致先輩喋喋耶當戒之然  
卒不罪予尋有詆為口腹計者予曰噫是誠予罪哉乃亟然前  
丹而擬簡古今名賢之聞佛者為一書庶幾日月之行天無得  
而毀焉適是年科試不過杜門絕跡惟菟羅是力始立秋迄秋  
盡而書成凡八卷題曰翊正初編 冬次兒初就學

崇禎元年戊辰三十三歲仍講菝芸復公所公時讀書攬秀樓同  
會與菜兄以華弟鄰喜姪

己巳三十四歲與性兄讀書予家子於羣從中惟兄追隨最早且  
少喜同調丙辰以來聚而散而復聚今三聚首矣相得益甚一



日念少年賡詠之樂乃彙諸舊作將是正而存之顧見庸淡殊  
甚因思作者如林視予何啻蟻垤而沾沾矜一得真違豕之珍  
也於是悉以赫之所存惟翼正一書自是絕意古文辭詩歌  
庚午三十五歲夏五月以科試一等得廩餼距癸亥候補不遂八  
年矣遲速之有數而此將赴省值母林安人之恙因後衆行抵  
省已屆初塲亡何訃音隨至遂奔歸方安人歿時伯父州守公  
已卜日赴從化任為經紀數日乃去兩弟尤力襄其事予靦顏  
人子真當愧死是年兩兒始受業伯玄丈  
辛未三十六歲冬十月奉厝林安人於上半山諸所位置皆大人  
身自經營開塲之時有白鹿見於前山衆狎視不驚時以為祥  
是年三兒初就學以族弟伯鴻為師伯鴻之大父葆真公尊  
人邦相公並誠厚端士葆真公善書翰有塵外之致予早歲即



獲侍公為忘年交公與人無不歡然於子尤惓惓期遠大每見  
即握手無相忘此意至今媿之邦相公與子更稱契洽至伯鴻  
三世交誼云

壬申三十七歲予自遭大變意氣頽沮時年力亦漸減讀書修藝  
僅不廢業而已及秋有海寇之亂堡城戒嚴予所守在南城每  
夜與衆同作止衆頗相勸賊於八月二十九日晡時至北城下  
其日緩攻而去次早初一復大集初殲吾兵數人衆奮擊敗去  
於是賊怒甚初三日設高臺於北城近地為必克之計城中徬  
徨不知所措或言賊遇貧民不之害乃倉皇匿妻女於鄰居小  
舍與訣曰若無事即相見如城陷則我等不知死所亦不復能  
顧爾矣其時酸楚不可言幸而天佑我宗賊兵大敗城堵安堵  
如故既半月或虞賊且復至更相率引避子亦移家郡城三角



門之寓後事定諸居停不便者多漸還而予家寓次稍安仍留居郡中冬十一月母服除

癸酉三十八歲夏四月復以調考赴金華試一等仍即事自金華

抵省同寓芸復公與菜兄是年鄰喜姪同館鄰喜攷攷為善

愛余以德生平相勗非一日非特文藝之友云

甲戌三十九歲初春開飲始予之誓飲也憤然有直抵黃龍之志

忽忽二十年黜然故我感淵明之詠栢下愧考伯之讀離騷偶

爾班荆欣從破戒亦不知今是昨是也夏四月大人壽六旬

是年延族姪彥貞為三兒師

乙亥四十歲春三月還居堡中夏五月十九日四兒習法生

輯經德錄附翼正編之後前編表吾儒崇正之功此錄為吾儒

修行之實二書合而義始備



丙子四十一歲夏五月科試二等予久擬四旬息肩因是為背城  
之舉仍同族叔得人公兩玉公暨鄰喜於七月復抵武林二公  
亦世交至誼懇然忘其在客也居停張萼洲賢主人也交好十  
餘年相期至厚時任鎮江經歷予仍主其家張君專使問予并  
寄予詩云停軒尚隔七百里把臂空懷十六年白露未晞湖水  
渺彩雲方見月華鮮予深感其意深欲一酬和而難於破戒臨行  
作百字令一詞以代詩其詞云記來疇昔乍胥江怒浪驚看捲  
雪一片雄心正待向萬里長風擊楫媿我迂疏多君慷慨千里  
情傾結水雲深處向對無限幽咽 堪歎十六年間淒風炎日  
枉使人磨折今夜江干怕依舊杜宇幾聲催別此去經過嚴陵  
灘下好洗中心熱問君萼菜何時許我共啜時張君已老予意  
亦微諷之張君不悟竟卒於任惜哉予往來武陵最交厚者邵



又原公暨張君與邵君蜚聲又原公稱父執今已亡矣其諸郎  
修通家之誼猶慤慤

丁丑四十二歲冬十二月長兒入縣庠

戊寅四十三歲秋九月長女遣字周生天保

己卯四十四歲時已決意謝絕塲屋以調考偕次兄赴金華因復

與試時有星家者言君試必一等然七月必劇疾則得志之符

也既而試與疾俱驗因感之疾稍愈遂戒行金華復感痢為躊

躇者數矣更以醫者從史比至武林已八月初七日也予始至

時顏色甚瘁同寓皆欲止予之試越宿精神頓殊終試乃益王

於是亦竊矜思庶幾或徼萬一也其及終不利乃始歎彼蒼不

仁特多方以甚我之苦抑覺之遲矣方在杭更值次女之變女

賢孝性至許字林生廷銓己卜孟冬于歸無端別離失此賢女



俯仰痛悔尤不勝情自是少壯雄心真百不存一矣是年鄰  
喜以副榜貢其明年卒於山東之嶧縣往丙子秋鄰喜祈夢於  
忠肅公以卜終身夢至一殿陞間若召對狀既若擬以近職者  
鄰喜奏辭謂今山東大飢人民待斃願得牧民之職救此一方  
主者首肯之當時惟向余及得人兩玉二公言之咸意其他時  
撫治青齊之兆亡何而鄰喜卒時山東不雨二年矣鄰喜沒當  
其地又當其時以前夢度之其為神茲地無疑人第以鄰喜之  
力仁樂義而不得享人間之富貴不免於有所恨予謂不然天  
之報善或於其身或於其後人又或取其聰明正直以為明神  
使之受享一方顯靈百世其為用正使不可知而其理原不少  
爽彼紛紛疑天悵天者何足與言天哉予往輯經德錄惟天人  
之際是場鄰喜為較而序之更時時舉以相勗而今已矣念之



寧忘鄰喜有靈當有以翼予之不逮

庚辰四十五歲春正月長兒納婦侯氏

予既絕志於科名惟是

逍遙一編隨所泛覽以永日第年來喜忘彌甚殊以為恨然往

往於寓目之際有當於心或惕然做哀亦時覺有益故雖遺忘

日甚終以是而適性不悅紛華不樂喧雜長日閉關斗閣中雖

拋書兀坐亦自不厭時復凭闌眺望悠然若忘良朋二三興至

則盡醉為樂但好懶而不免於應酬好閑而不免關心之事此

乃俯違方寸仰愧前賢也嘗書一聯於壁云塵堵可誰何開顏

酒引睡書贏得偷將半日青山看不盡無心風倦飛鳥悠然醒

我勞生復易所須蠹游閣為烟瑤閣至是稍張簾幙非復舊下

惟曰時無使青山長笑余兀兀也是年四兒初就學

辛巳四十六歲冬十一月三女遣字林生廷銓尋舊盟也



壬午四十七歲春三月次兒入縣庠改名岸予一日於廢書中  
得文潛先生傳一紙蓋已已焚餘也方丙辰與性兄同研席兄  
有所甚愛金魚甌相與瘞之兄為作誌余為作傳皆一時遊戲  
原無感託之意今二十八年矣種種非昨此文若預寫今日之  
意者恍然異之更念既經秦炬何此獨存則又感凡物完毀之  
有數乃屬幼孳姪楷書錄之而仍似為性兄跋其事非直志感  
今昔將使後之覽者亦得見余兩人一時研席之樂也今錄傳  
云先生姓金氏諱愚字之子魯池州人也其先佐伏羲治天下  
周文王經始靈臺庶類咸致厥族駸大于岐豐間遂擅詩書之  
美武王東觀兵有白衣入陳天命卒建大勳春秋著於棠盛於  
會稽因以越伯漢時刻石昆明更彰霖雨之功是皆依光日月  
班班可數者矣族故繁後乃各自為姓若沔南之李吳江之盧



往往膾炙人口至於擅文武章式金玉彬彬清華之望亡若池  
州著焉公天性淵沈儀表修潔顏如渥丹仙風道骨飄然塵外  
雖雕闌玉砌不能益其芳即甕室斗區未嘗掩其賁也嘗擬古  
人樂志論以自見曰有絕力之巨靈跨崑崙而蹈霄漢以為東  
海至樂也然而半肩之餌卒夷盈車之軀燧塚之膏祇為自煎  
之累予弗顧之余家泉石之間清連環流風物幽曠虛室足以  
延風月文藻足以恣探尋菰穗雕胡不耕而欲一泓自逸不知  
鼎食之憂方寸憂悠然不驚繒罟之夢澤烟霞以駐色酌甘醴  
以怡顏卧花影而濯雲光慘流水而吟春草良朋時至快莊惠  
之知心童冠咏歸繼清沂之逸趣樂哉洋洋乎夫將滌欲澄懷  
潛真葆性不碍逍遙之適永貞白賁之光雖有龍門之榮我其  
與易諸他日華陽王之舍人有知公者言於王乃遣安車蒲輪



再拜以致於公公咲曰王知我乎我將往於是介舍人以入王  
喜甚自以為得公晚以千金賜舍人而親為公設榻於蓬萊殿  
政事之暇輒相與鼓缶為樂每為公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  
之阻誰爭子所然王甚謹事公雖近不敢狎每食必躬致膳戒  
今小黃門二人職洒掃浣濯之役嘗言子魯神器姿濯濯如秋水  
流每令人有低回宛在之想左右聞之者心忌之宮人翠娥妬寵  
負色伺間將不利於公王察之待公益密是時龍德方亨鯨波  
四靖天子賞花賦詩睠然有懷雕龍之彥因得公所為論而悅  
之詔訪其人王奏曰此臣物外友金氏子也介若史籀信若尾  
生明若離朱善若羊舌赤亦可以為天子臣矣雖然其人癖於  
洗耳陛下必欲寵之不若捐尺一之綸賜之帶號以為數澤之  
光足矣於是天子喟然歎曰吾終不得與此君左右哉乃手詔



賜之曰惟爾含章潛德清流共推故嘉與爾藻潤太平弘資啟  
沃而爾曳尾矯然朕雖不能致猶向往之其賜號文潛先生仍  
與錦川之地如鑑湖故事朕因泛覽往跡有若剖赤披鱗勤勞  
潁尾丹誠炳乎日月豈曰一身之光而已詩不云乎金玉爾  
音爾其勉焉朕且拭鳳皇池以待爾時西蜀武慧工文章言語  
妙天下遼東逸客九臯仙人善霓裳羽衣之譜皆王所愛一日  
設宴於蓬萊殿二人同侍王與公曰先生藻識玄覽宜加品題  
且自謂與二子何如對曰擒藻含聰斐然觀聽臣不如武慧懷  
貞抱潔抗志青霄臣不如九臯仙然二子各有所短多智則多  
機多言則犯難仰天長嘯豪氣大張昂昂獨立居身大峻皆道  
所忌臣亦不願為之若夫等濃淡之井道觀一井沉之運參微顯  
之理適深淺之宜可以修身可以與人可以事君可以樂天臣



聞其說未見其人王笑也曰先生自道也公在王所久王寵遇  
不少哀然公終不樂朱門之遊乞得賜一室於錦川為避世之  
計王從之乃大鳩匠石不日成之中為小洲壘以異石靈巒遠  
壑宛然具體碧荇菁苔繽紛幽潔大都象公之故居而為之其  
外雜植松竹梧柳時花佳果公於是聚族居之每繁英闊艷於  
芳除歌管度聲於煖水公一以淡懷滌盪其中至於暑檻徐風  
寒堤香月蟬鳴樹靜鳥語機忘相對冰絃蠹史之間真不信人  
間有齷齪事也久之益屏謝一切曰我乃今而誠得所以樂志  
矣以故詩朋墨客徃徃篇章題贈亦不見答領之而已一日道  
遙州上見有星孛於箕尾間顧其侍者曰吾其歸休乎吾曩夢  
琴高仙人邀我瑤池之宮謂我丹成九九今以計之固其時矣  
即草遺表訖悠然而遊顏色不變若尸解者王嗟悼良久因取



遺蛻葬之仍奏請詞臣為撰誌傳制曰可臣太史氏曰往聞李  
青蓮供奉翰林玄宗親調羹膳嘗遊金陵乘月坐一刁着宮  
錦袍出沒烟波雲水間飄飄若水仙子以公玄度差足擬之及  
讀公論著又聞其言孜孜乎嗇精神外名利卓然知足知止之  
道青蓮又失之晚矣與性兄初跋多過情語非予心也乃割去  
別續一紙求更為之兄仍錄初跋而別書數行於後今並存此  
往與樵貴同研席嬉咲怒罵皆成文章樵貴好深沈之思讀  
書一字不放過余凡事得其大意而止以故事事不如即如文  
潛先生寓言昉自予予所論著今不知作何語此傳獨存在如大  
蘇小品諸作其才其力足以自壽讀之如在濠濮間寄致高古  
滿志淋漓又其餘矣癸未人日蹇翁漫書 題此辭已樵貴復  
索余更為之謂此游戲翰墨何至作此事事不如語蓋其意甚



謙退反訝余言之過卑余生平一事不肯讓人獨於樵貴實見其不如既實見其不如觸物興懷感慨係之不自知其言之至此也少年技癢勃勃而今蕭索殆盡豈惟余不如樵貴亦復不如昔之樵貴余與樵貴久矣其不如文潛先生矣元宵次日又題於近居之玉蘭下

癸未四十八歲春正月十八日長兒初得男是為長孫 冬十月

宦人壽五旬 次兒納婦林氏 是年長次兩兒同受業兩玉

叔自中丞公與憲副公同藉相權至禹城公益修其好以先安

人中表兄弟誼至篤故與家大人論交尤加隆焉子與得人公

兩玉公仍深蘭契而兩兒復執經兩玉公門下稱臣講真不虛

矣

甲申四十九歲夏四月大人壽七旬其時稱觴演劇滿堂歡樂及



秋得噎疾冬遂漸深時一老醫工醫此疾試之業少効大人苦

不欲就其治卒因循不起痛哉

弘光元年

乙酉五十歲春正月大人卒初亦擬治後事躊躇未忍

為及是一無所備諸紬帛一時購取尤難美賴與銘極力營辦

得精好無恨余兩遭大變甚藉彼二難之力此大德不可忘也

秋九月奉大人合厝於上半山林安人之墓大人初慮海倣

無常遺命速葬頃西興戒嚴惴惴門庭之懼至是幸畢襄事憂

心始定是年力清宿逋自癸亥之累始有稱貸之舉其後相

繼日積兼之食指益繁所費益鉅田租歲飽侵漁不足以贍所

出時復取貸償息如剗肉醫瘡之患漸不可支大人尤孰敦尚

信義錙銖不以負人急人之事不問有無至有始代質而終代

償者所捐費更不貲也以是積逋益多非意所及邇歲每見大



人鬱鬱不樂亦不能知其故及今猶拾遺筆見有所禱於神者  
其略曰某世承清白無非義之財一生兢場無一念之妄近自  
二十載之間債資叢積十年之內囊索屢空內為子女之經營  
外為手足之牽絆就目前之光景尚可支持計日後之事體萬  
難收拾或以居宅之不吉或以坟墓之有妨為此徬徨虔心奔  
告云云今乃知大人年來之所由鬱鬱不堪者如此捧覽悲涕  
百痛攢心每中夜不寐及與兒輩朝夕圖維展轉無策惟有解  
而更張之乃忍痛為變易計而時亂歲艱求售不易自初夏以  
至歲終得完十之八九而所廢山園田宅約四五千金嗚呼此  
四千金者積幾歲月而得之而自余一旦拋之雖事非得已能  
不恨於心乎今廢毀之餘其支我猶故尚不知何作稅駕念我  
先大人一生仁厚惜福無一言一行不可對天地無一絲一粟



隆武二年  
清順治三年

丙戌五十一歲

春二月

為長次

兩兒析爨

所居凡三分

四兩兒師余與伯玄同事最久資其諒直誠所稱益友云

是年復延伯玄兄為三

終有可問者乎因詳誌之以驗天道

不顧念子孫今日之事豈仁義之不美乎抑盈昏虛固然冥冥

之四兒待另為卜舍皆遵先大人命也吾家若憲副公朝列公

相仍儉朴所遺無珍玩之物大人儉約如先志惟手置書畫數

十軸及先世藏書數篋尋常器物畧具而已余既謹緘藏念此

終當為諸兒有今日不過為作典守之吏因悉分畀之余性本

寡營近益思遺累少有擁書萬卷之志而購之無資所蓄可千

餘帙茲并以分訖惟裨官諧史及所嘗愛讀數編以自隨時因

與兒約或余意所至當就兒取讀讀畢更亦他卷亦無書而有

書也往坐卧一小閣三十餘年是以屬次兒乃別闢二楹於

一

笑

錄

五

五

五

五



後簷大可盈丈其下故為蔬圃稍取以樹梅竹域以短牆亦可  
丈餘環堵翳然自成少少之致陶元亮所謂五六月北窗是其  
宜也雖逼內居而開門若不相涉余深守先師從吾之言兼服  
老氏知足之旨數椽爰處真覺容膝之安几榻隨宜無求過分  
之享遲之三二年花竹可漸成陰飲酒讀書焚香澹茗游斯息  
斯所以周一身之樂至足矣惟茲天步方艱未免瞻烏是揚念  
我先人嘗言時事至此一無足恃惟天道終須可憑孟子之策  
滕文曰彊為善彊之一字最宜三思此言猶今日之藥石荏苒  
因循未之能力由斯一念耿耿未寧此外榮枯饒活之固絕不  
以介余心云是春吾郡大飢四五月間尤甚米斗價踰五錢  
飢民皇皇不能存活族通叔公暨羅浮林氏俱大施粥賑飢真  
美事也余生平每有景行先哲之思而愧力之不逮因與兒輩



言吾輩今日力既不能行善要當時存善心不可使有一不善  
之念又如今日既不能顯光祖宗決不可有玷祖宗既不能加  
培先德又決不可減損先德將此念時時儆省以求無得罪天  
地祖宗庶天地祖宗亦不至呵責我也時長兒即應聲曰此言  
無疑也譬之官府苟無觸犯固無見怒之理夫天地亦猶是矣  
余喜其言足相長并記之 秋七月清兵自盤石渡江屯於吾  
鄉之山北越宿自山北入郡城吾鄉秋毫無犯先是雖聞不殺  
之聲而驚疑莫必居民日夕惶惶予每以命數二字自寬方寸  
頗定即家人亦從予寬譬不至憂惶或問予此時何能見得這  
定余曰非是見定但深見人事已莫施驚憂必無益故直以聽  
之天耳然此意在四十以前全未省得一日讀晏子崔杼弑莊  
公將殺晏子或為言舍之趨出授絃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



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云云由是若為豁然數年來遂  
每事服之大覺受用此言固非余所獨私奈人都不信受雖告  
之無益耳冬十二月以料理山業至楠溪晚止山畔民舍顏  
垣敗壁聊且安身岸旁老梅二株扶疏香雪小槁淺碧水聲冷  
泠於此竚立不能去俄望牧童坐牛背從前山歸暝色齒絕此  
時塵心都盡自顧今日逐逐何為不覺失笑更念山農牧豎日  
夕此中渾不覺趣而予至低回戀慕而不可得信哉天之於人  
各有所限無得相求纔有求樂之心便已不得樂矣安分隨緣  
庶幾自適識之識之

丁亥五十二歲春正月三兒納婦林氏自變亂相驚民間競完婚  
嫁予時未免制亦復徇俗非禮也三月服除是月盡清餘逋自  
前冬至此復歲餘始得了局凡一承先人之志分毫無負總計



前後所去業幾五千金嗚呼父債子分爾雖罄產何辭歎其中  
有非吾分者寧甘之乎然而思之先人之為此默默者力以維  
人父子之歡并用全吾手足之好其苦心真可質天地而泣鬼  
神此其意必不可失且人情百周旋止成一好一嫌隙遂至百  
乖及至乖時前好在可勝惜哉况先人能行人不能為之事  
而予乃不能率前人已成之美豈不汗媿如此步步尋思念念  
解遣始多勉强久亦漸安尤幸予兒能堅予志然則失數百金  
未加貧得數百未加富有吾兒之同心真所謂值錢多也因笑  
謂諸兒曰老子不能為而輩增寸土徒多毀成業良自媿然亦  
有說譬有亂絲不解將愈結有人効頃刻之力為之疏理此後  
錦繡文章惟爾所為爾更不念此頃刻力乎諸兒亦為一笑夏  
四月長兒年三旬喜同諸兄弟兒姪小集一日午睡初足涼



風悠然俯仰斗室之間甚覺趣永乘興賦六言詩八首不知其  
淺陋也予絕筆詩詠將二十年忽有此作無辭技癢之譏聊復  
存此以見志云其一清伴碧筠籬石淡娛淺水寒香自愛幽人逸  
致不爭桃李春芳其二風雨瀟瀟環堵翠陰小小吾廬簡薄家無  
長物虛間案有殘書其三堊花反石時有小鳥穿枝任翻竹浪靜  
翻蝶影荷風輕帶茶烟其四小門雖設常閉幽草不滋自芳脫帽  
風涼北牖倚闌月出東牆其五濯濯芙蓉清露離離杞菊芳叢日  
射翠光竹杪雲流寂影池中其六酌酒會逢好爻開編頻晤高談  
日落蟬聲未歇夢殘蝶趣猶酣其七半堵花陰月影一泓魚浪天  
機抱膝悠然梁父吟風在處雲沂其八斗幌短檠寒焰虛宿遠對  
秋聲繞膝分甘性樂澆花灌竹神清其九前是為四兒卜姻於林  
君君實之女君實家故素封惟一子一女求姻者爭慕焉君實



卒而遺命以歸余兒其女之生母遣人致語令成約且云有遺  
金欲付兒郎余曰不可婚姻大事即幸奉遺命必須得嗣君一  
言今哀遠之中言非其時也久之又促予於是屬媒者申其說  
嗣君語多依違若不聞遺者言余曰此必有他腸者其已之然  
猶懼負君實之意則又求嗣君之交契者為請命又月餘不得  
報余曰吾今則可以已矣至是戒媒者勿復言亡何林族某某  
者方為詭騙之計以偽庚帖誑在城王氏王氏勿察也納采有  
日矣林氏始乃知之駭而鳴之官當事者睨林氏之富更索其  
數百金而後乃斷女還林氏焉夫使予當日少同世俗之見必  
亟亟焉求其成則必不免此數百金之費即所有遺命得亦失  
之矣今之脫然事外者則予之淡然無求以獲之也此益知天  
下事無不宜淡淡於名可以全真樂性淡於利可以遠怨去爭



淡於居處飲食可以寡慾清心嗇用積福淡之為益大矣哉  
冬十月始具文起復余故無雞肋之戀初意或遲之數年可循  
分得一簞少為自潤之計不意宗社頓虛黍離堪痛古人一飯  
尚不忘恩何況家世王臣又身沾廩祿之養會當起復不赴學  
師屢促不已乃具書懇辭畧云自古仕者謂通隱者謂癖癖之  
為名明非中道然而稽之尚論未或言非考諸聖世不以為異  
昔漢徵魯諸生三十餘人不至者二當時帝亦聽之此尤新朝  
曠度豈今日之山林獨不可相容乎學師亦無以難第謂非時  
申請不免憤世之嫌當先為起復而此意俟歲試行之既不失  
其志而又泯其迹其言譎而近理因從之 余前闢小齋花竹  
水石畧具至是樹垣於北宿之外益地復可丈餘稍高其前以  
為小臺於是散步有餘地雖皆因陋成事然視昔人蓬蒿沒徑



者已極侈矣誠恐受用或過敢復多求以此淡然愈覺自得時  
於興會所至悠然成詠如鳥鳴候則亦不知其然也今錄偶吟  
二首云風雨幽宿綠滿區脩然物累已全無乍晴門外看山色  
拾得王維一畫圖又梅花香裏餘酣在荷葉聲中清夢賒閒讀  
桃源詩共記林花村樹靄參差對月詠懷一首云金波激座隅  
皎兮自滄海滄海時復變月明終不改皓質憑太虛貞心賁幽  
彩豈不耀華堂富貴不長在小齋美清夜時為幽人待萬籟漸  
歸寂四顧絕微駿晶晶人外境滌滌胸中壘澄澄映此心炯炯  
見千載千載豈云遠孤征莫惶息息明晦勿復問但期志靡悔林  
君延表弟以舅氏遺書數種見惠舅氏藏書故甚富向歲勿戒  
於盜席卷幾空感此僅餘漫賦一首云林翁愛藏書牙籤窮秘  
異一朝遇黠盜百城全委棄愛書本非貧如何亦招忌審知造



化理聚散固恒事昨日五侯居今為羅雀地世運良復然賢愚  
 同一寄殘書聊可讀濁酒亦堪醉得聞且尋樂無為自憂悴甌  
 中三烈歌一首云鄒君俠志浩盤礴傾翻無地投魚江千秋遺  
 憾豈有極轟霆捲雪庸自舒王公矯矯矢貞志此膝義不屈旃  
 廬奮然引吭仰天絕一時死得遂快有餘葉君佯狂心更苦揮  
 毫憤世時恫如當庭氣折二千石甘心就死神安徐吁嗟古來  
 疇不死三君一死同不虛我歌三烈慙歎小臺戲詠一首云  
 為高纜倍尺俯仰自悠然月冷梅為幄霜清菊是旣翠兼遙樹  
 合芳編短牆擊試問崇臺處荒涼幾暮烟偶同邵斐聲文話西  
 湖舊游志感二首云千里西湖隔暮雲那堪重語舊繽紛遙知  
 夜半餘啼血在不于墳即岳墳又自別西湖已十秋每逢烟月  
 憶同遊傷心不盡年來話風雨冬青搃結愁



戊子五十三歲春正月元旦爰命小酌同妻兒燈下環集蔬肴四  
五味飲各如量忻忻如也因成一律試筆云酌醴為歡第一宵  
衰顏也喜得恨春韶已知人世生涯拙且幸天倫樂饒燈事盡笑占  
新歲好烽烟拚隔醉鄉遙獨有蓼莪離黍恨難將芳醕等閒消  
次日雨兒亦饗余然稍繁失予意矣因切誠之此後期必存儉  
樸無啟濫觴予數載不覩梨園春和月明因觀社劇乍見衣冠  
之美不覺有感漫占二絕云漢代衣冠久寂寥忽逢粧點煥前  
朝翰他下里俳優侶留得中華物色饒又昭陽遺事幾堪傷却  
愛三郎意致長不是當年傳此劇於今誰復覩冠裳三月偶  
同友人懋普濟寺憶讀書於此三十年矣風物依稀昔遊其舊  
僧舉無復在感而題其壁云惆悵祇林訪舊遲野桃飄處動悲  
思春風漫自矜相識欲點殘紅鬢已絲友人因颺言佛氏如夢



泡影之說予曰然誠如所言然我夫子不曰富貴如浮雲又不  
曰居易以俟命乎其言何等自在更無葛藤且吾道虛實相該  
周游無礙何所不得奚以佛贖為哉 仍戒吟前此絕筆幾廿  
載近乃稍稍寄懷然意不在也詩亡何有見而相譽者予甚笑焉  
且予本適乎工拙之外而人卒未免繩之工拙之中予實多此  
累矣則盍仍守前戒以遊於無思之天豈不洒然況近日健忘  
益甚每省舊時覽誦十不得一即復時喜觀覽更不求記於心  
心靈福焉如同木石天之樂我固應在此我自失之乎 夏  
五月白頭何兆龍兵至我鄉吾時堡中甫設防守會夜風雨數人  
乘城而入遂將南門大開城上人猶無覺者幸彼衆失期未至  
城中勇敢者數人奮身冲敵彼乃却走門得復閉說者謂此舉  
實徼天祐即此可卜終吉矣時何兵雖去我鄉吾一時嘯聚者數



千人孤城四面皆敵六月何兵陷寧村所及永興堡遂悉衆攻  
我城城外恣為焚燬相持者三日極盡攻擊之具城中亦竭力  
堵禦戰無不勝人心益固凡七日而圍解官兵繼至斬首二百  
餘餘衆竄伏自是不敢復窺我城第猶然焚掠各處往往伺官  
兵之去來為聚散而本地人尤為肆虐八月大兵集勤上鄉諸  
處我鄉諸魁首亦漸就安撫道路始通是役也始五月十七日  
訖八月初十日嚴守八十餘日遠近避亂我堡者何止萬人方  
圍急時城中亦甚岌岌余曰天豈特萃此數萬人而令一網盡  
耶必不若是酷苟有之亦數也雖憂懼豈能免焉蓋持此頗以  
自寬但隨衆竭力朝夕匪安耳畔常若聞喊殺及鬼哭神號之  
聲意甚惡之然卒無恙是秋從伯父別駕公卒遺命必止衆  
奠若至親必不可已更無以奠文相談長兄守公

與

謹奉行之



我先大人在日曾書治命一紙言亦如是紙藏篋中沒後數月  
 乃知之當時不得如是所言至今深恨常欲紹明斯旨踐諸身  
 後誠所恐行<sup>創</sup>易沮今別駕公復言之而州守兄亦既行之然則  
 先君子豈獨見之偏州守兄豈儉其親者乎踵而由之尚復奚  
 疑因以語兒俾行之無沮 冬十月長孫同桌初就學 余常  
 願無<sup>閒</sup>居無事飲食僅足便為至樂而家費故繁欲節未遂今年  
 白頭之亂費益無算歲既不登徵收復阻兩禾所入以供食猶  
 不給緩急諸務全仰他人時事轉艱質貸更窳一幸成券喜若  
 非常雖極重息且甘心矣况今滌場之候遙計新穀之期歲月  
 方悠用將安濟用既無出負且益增剜肉醫瘡有盡而已長夜  
 不寐是用盡憂長兒頻為余言生當斯世凶吉禍福總難逆知  
 但且順天徒憂何益嘻兒醒余矣余嘗味天道盈虛之旨嘉龍



公遺安之言然恐難與俗論兒見及此我復何憂自今以往式  
 樂庶幾十二月從姪幼訓卒其貧幾何以殮余方窘於歲暮  
 不得不勉以資之亦恤誼之不容已也幼訓雖貧甚然友其仲  
 甚至時恒飲食之不與計有無余此以特重之頃其卒也適仲  
 有金數兩以足其衣衾之用終事無恨焉夫以仲之夙昔食貧  
 計無由得金無金即孔懷何以致乃仲適有之而又適與其卒  
 會謂非冥冥中有成之者乎此事尤見報施之妙深足為友愛  
 勸因特記之

己丑五十四歲吾族元旦拜謁之禮故繁然習慣不見為勞今年

甚覺不如舊時老其徵焉疾人生幾何百凡憂端急當盡遣之書

以自醒 二月十五日三兒得首男是為次孫 三兒始勤農

事余意後生家必不可心無所寄若不讀書即當營生商賈為

一  
深  
錄

斤工  
...



利誠厚然非機智者不易能若力農不必機智一此勝也商賈  
 登涉險遠不免意外之虞力農自水旱之外即無他虞此又勝  
 也惟是傭作是資者固難絜利於胼胝然朝夕勤督自不遑逸  
 精神因有所用且以知稼穡之艱難焉故讀書之外此最美業  
 余既亟從<sup>史</sup>之更戲集毛詩語四章以快其事春日遲遲以陰  
 以雨亦服爾耕我心則喜我行其野有苑其特我田既臧我心  
 則悅彼爾維何黍稷方華既堅既好其新孔嘉亦有高廩殷其  
 盈矣朝夕從事服<sup>維</sup>其勞<sup>矣</sup>馬維其勞矣是以有慶也矣夏四月  
 三兒析爨余既定諸兒之業及蒸嘗之資餘田足以償人然且  
 不足自今為始凡歲時賓祭之具以福祿壽昌四分輪辦余無  
 所與而四兒尚幼余為業其業而事其事焉俟其有室而還之  
 余既不別置膳田擬即於四分中約資田五十畝以終余兩人



之身蓋淡泊無求自予天性但願不至以衣食累諸兒便極快  
足悠悠時運未知如何余每見田畔四時野花悅其野趣多  
致之齋前今年發生之際既已蔚然一日蟲食頓盡并根苗無  
子遺余固嘗謂天下事毫不由人自主第不信一卉之微乃復  
爾耶且吾於人間榮悴久已脫然惟是寄適斗大之區稍稍注  
情花竹意可不爭於造物又豈知其不然余自今又一進矣并  
語兒今知此意五月復有事城守以白頭流劫諸近地也吾  
鄉數月以來比屋罄懸日賴容米雲集故歲凶而民不飢一為  
亂阻城中粟旦夕盡夫誰與守幸敵不逼城不旬日而遁去此  
或有天之猶有意吾鄉也然城內中產之家力足相助者甚不  
乏皆吝不一輸每有重費不踰十家若為故額焉余近窘廢衆  
亦諒余但勢不能頓竭且於義不能不勉故所費仍不少云



秋九月九日酌半山觴詠亭余每歲定於是日一省先墓即同  
兒輩一飲而歸今年適君延表弟暨材甥長臣偕來因携尊飲  
此此地層巖幽薄蒼厓碧澗殊饒勝賞亭為憲副公讀書時所  
築後圯重構於朝列公頃歲辛未先大人嗣修之今又十九年  
矣感日月之易逝歎勝會之難期一尊遂空逸興未已山中更  
無沽處不免悵然於風鶴驚擾之中有此選勝尋幽之樂所  
偷得不啻奢於是欣然而歸相與留不盡之歡無使造物妬矣  
因感而誌之

庚寅五十五歲春三月贖歸梅氏田二十二畝頻年廢業滋甚已  
付之無可奈何此田獨有遺悃者日夜耿耿至是長次兩兒力  
謀復之是役也上以謝遺命之惓惓次以逭余責之未逮以稱  
孝之子慈孫吾兒庶幾焉喜而識之秋九月九日同三兒謁先



暮時山中始多虎白日傷人樵牧無敢至者乎至暮蒼始知之  
欲遂中止三兒言恒聞虎出必於日斜今日之方中何患乎余  
然之山中人相率荷入挺擁衛以行深山寂然四望茅塞往返  
不見一人甚為慄慄余問山中人何初無一言止余彼言方見  
意在必行故不敢耳噫行險之戒余何日不惕於心忽不自持  
嘗身危地當局之迷一至於斯况天下之欲往而忘其險者寧  
獨於虎彼其阿意我順者又豈止山中人哉余且老矣猶不及  
省何咎於後生既深自訟用並訓兒是日即於庵中一飯而返  
憶去年集飲山亭陶然半醉流連不忍去此景更懸霄壤良辰  
樂事真不易得

辛卯五十六歲春正月更定小齋之額顏曰四止齋并為記云四  
止齋者取淵明詩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至味止園葵大歡



止稚子之句而名之者也古來逸士多矣獨師淵明者何志有  
所契中心好之故尤有味於其言爾蓋余少嘗營心舉子之業  
亦欲小有見於時奄踰四旬卒困場屋遂慨然有林壑之懷顧  
性不樂於離羣不能迹赤松於人外希巢許之遐軌嘗思近山  
臨泉得數畝之地種竹菽荷山梅數十株為小亭讀書其中此  
樂庶幾待之既而彼黍驚心益思自遂終焉之計而不幸遭家  
不造逋負多艱日鬻產猶不足豈遑問三逕之資哉會為諸兒  
析業乃移傍長兒以居而直堂屋之最後將以避翼其宜因笑  
曰但使碩人之寬何必考槃在澗爰即其右闢其二楹方以十  
尺桁柱之屬大者盈拱階砌闌楯據諸舊有不欲以侈費當斯  
時也其地故為蔬圃取十之三以樹花竹東故有墻更垣其西  
縱橫亦可丈餘不欲多資玩適以妨蔬茹也故擅舊器惟用之



宜尋常圖書足賁幽寂不貴珍美以傷吾志也若夫寒芳倚其  
前綠猗彌其左桂馨來於竹外芙蓉出於牆東有臺有除有沼  
有魚有杞有菊有蒲與荷有書一篋可以永日友人更遺吾以  
廢圃之石時花幽草環石叢蔚所以娛目寄懷之具不為不足  
矣况乎風月資我以逸趣禽鳥悅吾以天機景物迭新用之不  
盡時而躊躇舒眺或燕坐靜觀展簟荷風之前曝背竹暄之下  
儲山泉冰以滄茗拾蓮實以分甘同吾婦子朝夕陶陶亦有良  
朋於焉燕笑當斯時也心恬而境曠意得而形捐風雨數竿何必  
非瀟湘之致明月一枝何必非孤山之姿數莖亭亭何必非濂  
溪之植俯檻悠然何必非濠濮之觀吾烏知夫寥廓之為大一  
室之為小惡知夫富貴之為得志貧賤之為失時是故累榭連  
雲朱門耀日我思勿存也綺者鼎列食方丈於前我思弗存也

必



開平津之邱集孟嘗之履千金為壽歌舞成行吾思弗存也我  
直飄飄乎視生猶寄視所居猶逆旅飲而食焉即此而安焉我  
何以勞其生哉而或者以莊生井鼃之說疑之則亦未忘乎大  
小之見耳嗚呼金谷名園徒傷心乎財累平泉草木亦遺恨於  
憂讒彼造物之忌盈雖英雄乎不免惜乎不聞教淵明也余自  
櫻塵累每於憂來之間輒誦其詩以自豁向固好之近益若有  
得焉故更取其言以名齋蓋庶幾顧諟常存樂焉無改酌彼黃  
花相對歲寒淵明其許我焉然使顏閔諸子見之將無曰惡用  
此芬芳滿目者為哉余又媿矣三月同與開與銘二三知友  
攜酒白岩觀牡丹至則花落幾盡相顧黯然而於是舍花登樓倚  
欄命酌攬野色之翠邈俯清流之浩潔易歎繁華之易銷信淡  
觀之趣永既而山雲漸合風雨徐徐幽覽轉清忻懷益暢及霽



緩步而歸到家猶餘醉意家人謂十數來年未見余此醉也是  
日兒輩亦攜尊同遊居常每欲尋點也樂處邈若難即今日恍  
然得之其快何如同遊因訂觀荷之約夏四月妹氏卒未及  
月而妹夫繼亡余同氣惟妹一人傷心故倍於常其諸孤方幼  
家復中微撫養經營幸伊仲君是力余恨在缺乏之中雖勉襄  
其喪事而實不足於心每思古人祇愧我心云是月復力為  
完債之舉兩年來時有所償而償不勝貸至是猶負逋七白金  
諸兒深恐為余憂議共捐田百畝以畢償之余緣債廢田所遺  
諸兒良已薄而乃今欲復以累兒滋益恨之獨諸兒竭力同心  
欣然無所勉強誠能見乎其大而不計乎財利之私是亦賢矣  
聊復以慰六月次兒年三旬得人叔久不飲余齋一日同邦  
相叔偶集相與盡醉為樂其日熱甚知己歡然竟不覺喜亦一



日之勝也得人叔為賦四止齋歌一章醉墨淋漓足光斗室網  
繆交好見乎序言獨惜其推誰許過焉因不敢揭之齋私錄之  
以存公之好然余之赧汗終恐淫淫無已矣 余兄弟於樵賁  
為金石交藉問過修能砥磨文行時詣齋頭印訂輒作竟日歡  
嘗讀其翼正經德二書卓爾有艱關世道雖抱璞竦時恬淡樂  
性以方之烟霞疾痼者流殆霄壤別矣近愴懷風景思却埽謝  
紛於所居深邃不越尋丈地理一室以圖書自娛非真素心友  
鮮至其所即其草色花香荷風竹月四時之氣已備莫作斗室  
觀也一日出四止齋記示教蓋有協乎靖節先生之志因摘其  
詩義以名其齋余不獨愛其文致淵宏足追古作者只此幽懷  
寄託朗韻炤人不覺將人勝地遂浮白索箋綴以詩歌志同心  
也四止齋頭韻事多為君引滿為君歌淡穆風高陶栗里襟橫



碧落發清哦步止華門裏門外一任紅塵起梅花月色相綢繆  
閉門不管心如水平止高蔭下峩臺廣廈亦傳舍箕踞白眼憶  
青蓮清風拂拂無長夏至味止園葵五侯郇公徒爾為翦韭摘  
蔬清供足花前小酌是心知大歡止褊子遠滕侯門天性是謾  
言紙筆看軒渠墨汁塗鴉皆可喜四止齋歌未闕陶公四語真  
佳絕仍浮大白再歌呼對君兩兩肝如雪北窗此日誰羲皇綠  
筠憂玉書滿床感時間袖經綸手贏得芝蘭庭榭芳君不聞鹿  
皮之中賜隱居五柳柴桑自結廬買山不須錢已足盤桓松菊  
趣有餘又不聞白蓮有社劉遺民招致淵明事異人學道不妨  
更漉酒逍遙魚鳥堪相親風期千載憐同調文窗古色恒相照  
漸余塵鞅未全祛長吟試比孫登嘯辛卯夏日萬昌具草 余  
時常以儉約誨兒諸兒承大做之後亦無不治生為念一日與



長兒論慳儉二字之殊兒已得余心余仍以廣之作慳儉辨曰  
慳之與儉名似實殊儉者節制之義慳者貪吝之心儉者常欲  
留有餘慳者惟恐其不足儉者苟得其所而安慳者於不可已  
而已慳與儉固難同日語矣書云克儉孔曰寧儉蟋蟀昭勤儉  
之風羔羊明節儉之化儉之見稱於經傳者不一而足慳之為  
言更未聞也且儉之失也為固猶存質樸之意慳將為刻為無  
禮終必為怨怒之歸二者得失判然而禍福亦係之可不辨哉  
晏平仲十升之布脫粟之食至儉矣而齊國之賴以舉火者數  
百家李元紘父子為相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劣可謂儉矣而  
祿賜盡以遺親族若是者以其慳和嶠王戎貪富無厭不至慳  
舍一季此真慳鄙可咲之甚是可謂之儉乎故知是儉必不是  
慳是慳必不是儉治生者慎無附儉之名而蹈慳之實其於居



宣之宣宣思過半矣 秋八月因潔治先祠敬述先君遺訓為訓

兒十六則揭之祠壁期與諸兒做心不忘 敦友愛務寬忍慎

交遊急官稅嚴顧畏崇信義輯鄰族厚親舊緘言語躬勤儉持

公怒懲簡傲社偏聽戒貪吝謹細微肅內外 九月重陽雨越

日乃霽仍同兒壻酌觴咏亭 偕諸兄弟大飲與銘菊下與銘

嗜菊獨深不以多冗移其趣今年更多為蔣植遂成美觀洵足

樂焉然其積勤至矣可謂能樂乎其人而未可謂樂乎天也余

砌旁徧植野菊最延蔓易生開時金英滿地香氣郁然更饒野

趣每無事日處其中有時忻然獨酌或如意讀淵明詩數章仿

佛神遊東籬之下此樂自謂過之 冬十月壽木成余久欲為

此而寔於資諸兒承余意力以趨事又適得佳木遂以告成他

日期更得紬布數端以儲衣衾之用真萬事足矣然余之為此

一笑錄



非不知速朽之義而求美為腐骨之奉也特以在人子者有必  
欲盡之心待至臨事周章分外勞費何若先時存備其勞逸相  
去豈止倍蓰哉 十二月四日三孫生為三兒第二男

壬辰五十七歲四兒從學潘君明卿 春三月歲試不與成初志

也念既踐土食毛莫効西山之節而僅僅一貢之為逸烏能廉

乎惟庶幾以朱家老儒終其身令魂魄有知而得從晉處士執

鞭於地下亦不媿見先人耳 周甥定爾初余之議姻也卜籤

於關廟始得籤有誰料半途分拆去空幃無語對銀缸之句凶

兆顯然矣及再禱得上吉又禱又上吉議因以成噫是豈神不

吾告乎今而知其所為吉者乃所以成其凶耳真無逃於數哉

夏四月龍友公倡為社會之舉余亦與焉公一日過余云有

會特相攀予感然未知所對公咲也無他也欲共成雒社之樂



耳余曰如齒格何公曰非所計也惟庶幾知己者曰若是附驥  
幸甚公喜見眉宇及出示規約則與予曩所為大生會生更相  
符焉思昔少年浪舉旋致諍沮而乃今幸從老成長者之後優  
遊以適其志以是亦欣然於心與會凡九人玉芝公年八十二  
家仙源公八十龍友公七十九並矯健不讓少年張蓋倉公六  
十八寅初公六十一與菜兄長予一歲與介少一歲惟訓子最  
少自寅初公以下皆予門生內云縣公按鄉徵逋法令峻急  
自六年至九年七分無少緩者貧民困迫不必言諸大戶積負  
既多稱貸旁午猶不免追呼者擾予所虧額不多不難旦夕完  
畢心舒閒而體休暇若不知征歛之繁私喜語兒此我向者與  
爾輩遵先訓急官稅之顯效矣然吾前言十六則者此其一耳  
既明效若此審能率是行之事事無失其得效豈不百於斯乎



兒輩勉之 六月屢擬觀荷白巖不遂一日同兆成弟君延表  
弟淪茗齋中其時雨過涼生荷香清甚君延語余此可作白巖  
觀矣余笑曰君更與為齋物論耶雖然君未知余之所為樂也  
請為言之凡予之樹茲卉也未嘗以榮枯役其心任厥自然未  
嘗不滿志也當斯荷之挺茂也綠光盈盈塞於環堵既連翠於  
竹石更揚清於几榻三兩月間神形容寤寐無在不此淨綠中也  
至夫露曙雨餘風微月靜一種香洗韻尤堪會心紅芳數點故添  
幽色無之亦不損其佳也若乃倒景依依澄然別沼亭亭秀植  
烈日彌鮮每俯睇空明中舞翠翩翩非空非色天光一碧秀潔  
非常又時見翠拂雲堆或花颺碧漢此境豈復人間乎此時不  
覺清堂心神涼生象外更憶昔日酣遊湖上繫艇花間其樂悠  
然弗忘世易時遷遂成夢幻由是思之幽影半窗何問芳香十



里見前斲酌豈需勝會笙歌且知此而貧富窮通孰不可以一  
視獨一荷之觀哉則雖謂得荷之樂者莫余若可也於時兩人  
亦各欣然如有所會客退因次其語兆成余舊矣今年為長孫  
師秋八月中秋兩次晚月色甚佳同潘明卿丈兩玉叔兆成  
弟暨兒輩飲廳事前頗極歡趣客去家人亦睡余仍對月燕坐  
齋前是時天宇益清纖雲淨盡曩昔嘗偕朋輩待觀月華卒未  
得遇今夕庶幾見之乃以氈藉息地稍息偃以適之時方醉餘  
不覺成寐比醒月則以西斜矣悵然無及既渴甚欲呼婢煮茗  
念妻兒方熟睡不欲驚之是夜雖仍不見月華而花竹幽齋湛  
然夜色領趣至足齋前芙蓉前兩歲花極鮮茂余並植以事  
羈郡中今年無事在家而花開獨弱葉被蟲亦蠢彫悴豈非造  
物者之好為弄人耶然吾輩隨境適懷原不當過求稱意數枝



淡若自足悠然夫造物之得有其權者固以吾之有所求也吾  
 無所求而彼亦烏所用其權適讀東坡集云吾兄弟俱老矣當  
 以時自娛所謂自娛者亦非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  
 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足供吾家樂事也又曰君子可  
 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留意雖微物足以為樂  
 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  
 以為樂三復斯言益以信心冬十月伯父州守公壽八旬  
 癸巳五十八歲自歲內感成消疾今春遂深居延視脈願以為憂  
 以其多歇至也未幾瘦削頓甚殊亦駭心既乃杜門謝客專心  
 理疾獨意殊不樂長兒時時以破除煩惱為言不知余有難漠  
 然者念兒輩兩番承債已近千金今餘逋仍積未知終所祇重  
 為兒累耳又四兒婚聘之資全然無辦此二事實難去心亡何



再四憂思必無巧計猛然一念若今已死種種塵勞多從拋舍  
雖復恩深豈能相及生平謬矜達識不於此際一破迷情何以  
言知命也乃就所餘貲約計之可十全完五六此外直以聽之  
予德薄不足以庇後荷先人之遺澤予子孫或不至於塗敗然  
而天也其何敢必至念持身免禍之道所當為之自我誠何可  
護予前述先訓至切近簡約方期與諸兒朝夕儆惕終身行之  
今予存亡不可知兒無曰予言之師惟先人是似予庶幾望之  
予非無壽之患而無令德之憂更不願兒輩才智勝人但願其  
無得罪於鄉黨宗族因書為治命并詳喪葬之事緘而題之曰  
必有記自今之後一心澄然更無多慮或得餘息以盡樂天倫  
優游菽水於願至愜非所敢望云書此二月十七日夏四月  
晦前一日夢先師項太玉公持一扇授予云是仙人所書予受



視之大書勁逸乃江城五月落梅花一句末後書戊寅二字予  
故多幻夢初不以為疑明日偶覽曆日五月果有戊寅日因訝  
之此必予之終期也神告之矣既而仍無驗予思此夢誠有異  
或不驗於今而驗在他年未可知然死生遲速於予心漠然久  
矣驗與否又安足計之聊書之以觀數予早歲於妖祥星卜之  
說亦嘗好言之後乃一置之不問非謂其說全誣正以厥朕淵  
微莫容測識或影响傳會徒亂人意然亦有言語文辭之際而  
或非一生動止之幾當其著於既然誠非假於牽合如曩作文  
潛傳一時戲筆豈意遂沈冥以終身至於棄韻焚詩尤當日意  
中必無之事乃於今讀之若一一逆寫今日之胸懷又豈非織  
哉因觀昔人詩詠間往往有比如菴萊公詩云到海止十里過  
山應萬重其早年贈友作也及至雷州乃愕然成織于忠肅公



少時詠石灰詩云千鎚萬斧出深山烈火坑中過一番粉骨碎  
身都不惜只留清白在人間遂為終身之兆唐伯虎為諸生時  
作悵悵詩亦遂成識其他事類甚多或驗或不驗蓋總之莫知  
其然者因識所夢并及之六月廿九日四孫生三兒第三男也  
予自春仲杜門已及殘夏節序如馳病猶未去然數月來屏思  
慮絕應酬所以將護者無不至幸肌體日復獨病根未除今慎  
養自不可急但久承諸父兄弟過問殷殷未得一報時歉於心  
近欲量力一試行之將漸次以及而輒為長兒諫沮此意殊不  
能釋然往初病時意尤鬱鬱得人叔致予箋云君但實得四止  
齋妙趣即是却病良方此言誠呼予寐然每際鳥啼花靜對境  
穆然輒思與二三知友把酒臨風或相攜尋勝歡然一日之樂  
此懷能復已已乎養病既無所事平難兀然不得不以觀書遣



日仍恐樂此易疲每午前以十幅為節及半更一少休或起徐  
步午後睡起亦如之日長未晷則間讀唐人詩數首所閱取雜  
短事文以其心目易了或久不知則史傳文集亦可量限讀之  
但一以頤神為必無過覽因思此法不獨養病為宜尋常讀書  
即當如此誠有游泳自然之趣但數年來記性全迷掩卷常不  
能用誦一語或間憶一事終不能舉其人深可慨歎然性無他  
好朝夕樂此猶竊幸有所用心故日見古今懿行嘉言時以之  
閉邪崇善見精言博論時以之發覆祛疑見快事雅談時以之  
醒懷浣俗見升沈險幻種種殊觀因以洞物理而諳人情是我  
所日覺覽於斯者雖不能得其言而未嘗不有快於心也此亦  
足以信讀書之必有益矣且讀書或以建事或以立言或以適  
性三者得意共然然而揣摩疲精於富貴著書發憤於窮愁二



者我固不能亦不願之若夫日涉一編優游博趣當其快覽之時不覺尺幅之淋漓雙眸之寥廓誠不知幽居之寂空乏之累寒暑之侵此樂何可名言然此為庸老自娛及病忘不得已者言耳若後生輩燈窗積學正當多聞博記刻苦精勤不得一毫放過美質是宜加培質下尤當倍力更不可以老子藉口也秋八月生日始同賓友小集尚未飲酒啗醲鮮子兒長者三人並不好奕惟幼兒未審所趨予深見奕之害也嘗逆止之茲更作弈戒一篇以詳其意病筆不求就正但以訓兒庶幾耳 甚矣弈之溺人也夫人之勞精損神廢時失事未有甚於斯者何以言之弈與琴書畫並稱清事王公大人多雅尚之騷壇詞苑之士尤往往矜勝故人家子弟每或嗜之其父兄曾不是禁彼誠見弈之為戲遠非賭博遊蕩之倫更異酒色荒淫之具故



任其子弟之嗜之而不以為嫌其子弟亦自信其非同若等之事也遂安然為之而不知其害殆甚何者賭博猶畏人之非酒色稍過度者病即見若弈則象競而莫譏其失勞心而不覺其疲其為溺雖賢者不能免故曰殆有甚也予親觀二事其迷神失事灼然非誣蓋嘗會飲玉蒼翁家客未集有門下奕客王生者方匆匆自外來言飢甚翁令取麩食啗之生為齧一口適一客促之奕即就之迨終局而所齧猶在口也又嘗與篤思公同館一日復申後聞其室臨薨趨而歸中途雨驟至入一舍求雨具其主人故其弈友也呼之弈以需雨息而竟不能罷手因宿焉其夜婦氏以產艱幾斃即此二事予言豈為過哉昔人目棋枰為木野狐言一以入其中即戀不能舍猶狐之媚惑人雖禁之弗能去也豈非深有見乎其害而善言之者與若韋



曜論云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客拒而不接觀此益足見古今好弈之通病故所惡於弈惟其溺志也誠使夫弈者徒遣興適情而無所於溺即日一為之何傷第為之未有不溺者此弈之所以不當學也且事有必當學者可以學可以無學者又有其不必學者彈琴時以宣和學書亦能東躁是皆有益于性情而論者猶病其分心此其可以學可以無學者也算不過數着之間戰不出一秤之上沈謀安用心血徒枯至謂弈旨深微可通河雒之理然問古今好弈之士知河雒者幾人况能悟何必從弈入此其甚不必學者也若夫修德砥行讀書治生其為當務先賢論之著矣使人誠移其好弈者以讀書何書不可讀以治業何業不可成即以希聖賢何地位不可到獨奈何於所當學者反多怠惰因循漠



不置意而於所不當學不必學者。子攷為之。至聚精凝神。不  
異高鳳之漂麥。此其於輕重何如也。總之。弈善溺人。既一沉而  
不覺。則是非利害。舉非所及。知者是故。宜戒之於早也。或謂名  
賢善弈者多矣。若陸遜。謝安。至用之。臨敵尤炳。青史奕何嘗累  
人哉。曰。弈道久興於晉。斯盛。當時風流相高。其名士亦惟清談  
不事事。至相與角弈者。往往出父子之間。浸淫齊梁。斯品益競。  
君臣決賭。更與美談。六朝靡風。君子固無取焉。若夫挺異之哲  
時具。兼長臨敵之間。亦或有深意。皆當別論。予所言為後生輩  
訓也。後生識此趣。未堅。或徒藉口前賢為害。非細。如曹參。日惟  
飲酒。馬融。常好吹笛。彼二公。自足成章。乃師參而不師其靜治。  
師融而不師其博洽。而第取其飲與笛。可以訓乎。或者又曰。博  
弈。仲尼所不廢也。噫。聖人乃誨人博弈哉。賢乎云者。夫子固深



疾夫無所用心者而激言之如言夷狄之有君豈亦夷狄之與乎他日哀公問於夫子曰我聞君子不博有諸對曰有之為其兼行惡道也意固昭矣 窗外地可方丈餘往時三面樹菊今復插籬於窗下則四面菊矣開時如累金錢燦然炫目是可名黃金塢牆畔枸杞方熟懸珠累累更可名絳珠屏終日坐於其間觸鼻凝眸天然香色病夫當此誠恐折福 冬十月室人壽六旬 時有幹奴盜用一歲之租而逃者計金五十兩予窘中遭此憤恨殆不能忘適偶翻迪吉錄一卷見胡翁不以假引五千罪僕子事不覺意消此事已抄入經德錄中久乃忘之茲愈信觀感之有益而溫故之不可已亦足見然是卷內更有家訓若干言至盡人情當事理向讀過亦忘之因亟錄數冊遺諸兒使時得觀省 肆兒能誦斯言即是未忘予言也 予病久未除



目前殊不覺察但牽延未愈將來如何予死生既以付命  
子孫之賢不肖亦以付天夫復何言雖然不能無惓惓也故錄  
中往往有言第亦無多焉今復思祭祀一事所當申言之者蓋  
吾家祀先之禮經列祖酌斟至不可易如不祭七月十五尤革  
俗明禮之至行之且百年其誰敢違但憶天啟間甌中佞佛方  
盛遂有舉議中元之祭者賴先君子一言寢之曰喪祭從先祖  
今吾子孫能讀書明禮者不必言倘有見理不明妄惑愚俗而  
欲私行之於家者是為蔑禮之最甚不孝之最大知禮者必當  
峻斥之特書之以永示

甲午五十九歲春正月仍杜門謝客延得人叔大弟節侯為孫

輩師改號海野子嘗於圖記中愛樵賁谷之勝取以自號有  
年矣及今問津茫然徒虛懷縹緲則嘗徘徊海野之際觀洪波



之捲雪覽翠疇之連雲因而想伯夷之高躅彷徨沮溺之幽迹俯  
仰伊邇實獲我心更思此身在寥廓內何止一塵以海野之大  
寧或我有正惟其莫予有而予乃得以委然其形子然其志任  
性直往以全其身然則予之得有于海野也抑多矣遂改號海  
野遺民嗟乎山河忽異今之海野已非復昔之海野矣海野曾  
不能自永更能以其號永人乎予所取乎斯者生於斯長於斯  
以終老於斯子真烏鹵之人與予且日與田父海翁存愚去識  
嬉遊飲啄同鷗鷺之自如庶幾安所處而得其真者乎是曰海  
野而已矣 二月有事先墓仍未克與自病不掃墓二年矣豈  
勝歎然今年山利欲即治生壙於旁奈兒輩力俱無暇或且遲  
之此山堪輿家有見與者謂自李王失分脈而來龍自厚其不  
與者則謂來脈獨結山半祖塋而已止二說予總未知所據但



自安先人葬經二十四年庶幾粗安無凶礙可知近十數年  
家業殊墜或者以疑此山然吾家運邁中微方今十室九墮皆  
將歸咎此山乎且以先大人之德宜必有吉壤而其時啟謀考  
卜更極慎詳故予之決意斯立者非直以得相依亦以擇地未  
必能加於此也然尤冀兒輩異日謹識吾言更無以過於求美  
之心而致惑於遷改之說蓋遷葬乃人家最不幸之事有如壙  
水滄漬或其家歷有凶驗於是仁人孝子亦嘗不得已而為之  
若或惟求福蔭至將父祖棺骸輕易發掘於理寧順於心何安  
且吾亦未見其福之集也兒必謹之 偶閱尊生八牋內一則  
云山閣五六月間風過生寒溪雲欲起山色忽陰忽晴湖光乍  
開乍合濃雲影日自過處段段生陰頃焉風號萬壑雨橫兩間  
駭水騰波湖烟潑墨其言西湖風雨欲來之狀可謂極肖往癸



酉初秋鄰喜寓西湖一樓上因過彼適見之相與訖為異景時  
鄰喜擬為記未果蓋西湖風月諸景我輩遊賞者多若此景幽  
異殊絕非生其地者見之尤稀去今二十餘年鄰喜已久作古  
人予自己邈後亦不復至湖上此景徒往來意中今讀此宛然  
所見而低回往昔竟似夢中感而錄之夏五月與銘自頭陀  
寺觀講經回語子曰向聞講經男女雜還僧俗混淆傷風壞化  
疑言之或過今日擊之信然即有大家婦女另室起居而咫尺  
僧徒對樓接宇儼然相視曾不為嫌豈復大家風範乎子曰然  
滔滔者固非一日矣吾與若監世流其當益嚴內治夫嚴內治  
莫如遠僧尼而尤貴門內之交戒僧尼遠則平日無所盡其心  
門內之戒齊更無所引類而相倣誠塞流之要義也往聞母氏  
言林恭人內訓至嚴諸孫婦跬步無少貸今雖已非舊然獨自



我祖以下其婦女猶逡巡不敢為身遊此其遺風固遠耳  
今正當益謹之庶幾一綫之無墜亦纘美之一事也頃鄉中更  
有生日之會每生日則羣詣寺中禮佛設齋竟日而罷彼此相  
續歲以為常其寺僧益狎熟如家人此事尤非婦人所宜初亦  
邀予室人謝不往以知非予意也此事濫觴且未已使少年婦  
女相隨出入習為固然其失愈甚矣予更慨近日詩書之胄於  
諸禮法滅裂已多意不獨當咎婦人之赴禮即越禮亦罪在男  
子而不在婦人蓋婦人能知大體者幾人正在男子諭禁之禁  
之所不得施則委曲以諫之豈可視嬉遊為細節以遂非為娛  
親而甚有同其愚惑真可罪也書之示後俾無忽 六月海寇  
忽登劫羅浮男女奔竄猶有稍遲被執者富者索贖千金真不  
測之禍也是日次兒適往妻家甫茶寇至亟逃得免固甚幸云



或言寇且眈眈吾鄉堡中因亦為防秋七月次孫同臬初就學  
今夏炎蒸特甚甫秋多雨得早生涼亦祛病之一助也兩窗  
一編蕭蕭竹石神思尤清有味乎袁小修詩云我有千卷書不  
愁千日雨雨氣冷楹軒開窗玩今古文錦勝天孫快舌類鸚鵡  
只此十笏地無日不歌舞雨時常一諷之真灑灑有餘趣予居  
常每有欲吐而不能吐之意忽得前人論說及詩詠快然若達  
我心正使我終日含毫未必能及一二而作者已為我窮情而  
畢繪之讀此快活當何如又小修有云聖人不貪生惟善我生  
不惡死惟善我生以善我死又與姪詩書云酌寬嚴之中以處家  
酌豐儉之中以理財寡欲養身修名避譏是所望也數語皆堪  
玩繹因述小修書并及之 二十七日五孫生取次兒娶婦十  
二年向多育女今甫得男歡慰倍常 子稟氣夙弱自少即謹



衛持今猶致斯疾甚哉攝生之難身之延康侯延生說謂稟有厚薄譬之基業其有貯蓄豐裕苟恃此而淫縱則終亦蕩覆而無餘世業涼微或能憂勤惕厲亦必日就充盛推而薄受者尚能充盛而况固有充盛者乎厚貽者且至傾蕩而况本於衰薄者乎此論至為明切予謂薄受者之求善守比之厚蓄者更甚難厚蓄者僅不放逸即已不墜成業薄受者必十分勤惕十分寶惜僅能當厚蓄者樽節之十一使稍稍怠忽其損止失豈止十斗一而已故有生均不可不致養而薄受者尤不可不百千其功予愧此叅之已晚猶庶幾折肱之醫故特為後生者拈示之若厚稟之不可恃予亦歷徵其然矣康侯之言允宜三復冬十月新冊成先是里役一委之代傭每屆十年亦聽之造冊者無所問自壬寅以至於今奸胥狡役日益叢弊不可詰其家藏



號冊又亡失以此清刷尤難予求核數年兼不吝多費至是始  
 得清會審里縣公以原戶田多析之因別立戶焉原戶統名王  
 慶忠今以士祿約昌為名朋充士與約取兒之字錄祿昌其分房  
 之號也四字依序錯綜亦竊有說誠以人情莫不欲富徒欲富  
 而不知學必有求非其道者故首之以士士者禮義之所出也  
 且士也祿在其中矣故受之以祿人情富貴尤易盈約者持盈  
 之善物也故受之以約守約而知足造物無忌焉豈不克昌乎  
 此予命名之意也冊既成喜屬兒而告之曰惟爾克謹歲輸亦  
 既用我言矣自今其加勉之永協乃心以趨乃事使於鄉為喜  
 士於官為良民於家為令子賢孫不休亦哉異日幸式廓而增  
 大之尚亦惟訓子及孫俾世世相師無忘斯義子誠恐數十年  
 之後支派日以疎賢愚且莫必豈長能保一心乎可不免諸要



之相好原非難事其初蓋未有不和如者大抵妯娌之間必難  
 一意以致兄弟和好不終誠能立意堅心必求和好更無携間  
 之端子視其父孫視其子自幼漸摩無非和心之習戾氣何自  
 而生戾氣不生則和氣自凝而不散理之常也且即就爾身言  
 之自大父至爾三世矣今爾兄弟猶能不失其訓使爾兄弟之  
 孫亦能如爾兄弟之率乃祖訓不已五世雍睦哉由此論之誠  
 何難焉詩固有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然則非予之言周賢大  
 夫明訓之矣勉之勉之既已語兒復書諸此使他日覽之當無  
 忘焉又里長甲首有即用本名者一時或有所便然使人對子  
 孫而呼父祖之名當之何安此必不宜蹈之晉唐人最嚴父諱  
 至失之太過昌黎是以有諱辨之作初不謂名不必諱也君子  
 諱君父之名自是正理但無致過拘而不可行耳余居恒言話



必期無犯先君之諱時或以某人名字而稱之則曰不能避也  
至諸廟諱初惟令遇字缺其點畫崇禎時始嚴避諱之條今  
物改事裡湮徒不天不泯而臨文觸諱感慨深焉更非止羊棗  
之戚矣往始見某老先生一柬於崇禎正諱竟不復避竊甚訝  
之徐知居今之道宜矣然予則固矣然予心終不能恣然故每  
每不忘改避而於其上一字不更拘則取諱獨不諱同之意亦  
以此事無關大端而竊以少存其故主之義諒亦仁人所不罪  
耳偶論名諱事及此十二月四兒納婦項氏予自得病以來  
無他繫戀惟及見兒婚為至願今已完茲事便可一意禽向遊  
矣願生平無濟勝之具老來益所非宜畢竟陶家籬下家常樂  
趣為得自然但得無病優游我老此鄉足矣獨所憾者雁山靈  
勝咫尺境內而結想未能一至亦一生欠事倘來歲病愈八九



月間必了此遊庶不媿生名山之側此外一作卧遊可矣書之以期必踐

乙未六十歲春正月訪醫趙見陽於太平三兒從行趙君台名醫也自前歲求得其方更得得人公為勤珍治其效已見但未獲全愈而趙君竟不能一致其來因特就之是行也肩輿往返凡七日風色多寒殊怯覽眺而所過山原川渡未嘗不恍然圖畫中山中梅花未殘冷豔幽香時迎道左肩輿遲逝每悵然交臂失之更一憾也趙君視予病謂至冬方得有瘳恐雁山之遊又以待來年矣三月勉從事於先墓予兩番不得拜掃於心甚不寧今幸一望松楸庶幾慰遣是日并攜長孫并墓因憶予始至半山時正同其年今已爾哀暮光陰真迅速哉然深喜將來者進惟當慰心觴咏亭處沙土擁積多年去歲三兒為疏治今



亭前水石已還舊觀更欣然所覽久之世咸稱淵明詩在晉  
作但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為恥事二姓故以異之其說  
始於文選五臣註予自讀陶詩即深疑其不然亦嘗見有辨之  
者而未悉頃讀郎仁寶七修彙纂辨証至明因括其說於此淵  
明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訖丙辰前後一十七年詩一十二首  
皆晉安時帝作也至恭帝之庚申而始禪宋計庚子至庚申踰  
二十年豈有未禪前之二十年内輒有所恥事而即題甲子以  
自異况全詩又別無題年號者不知五臣何所見而云也至又  
有引桓玄之時晉室已無天下之語謂計時逆推正二十年淵  
明蓋知逆後來必至革命故所題乃爾夫自古天下危而復安  
者常有之矣公亦何忍遽料二十年後事乎且方未革之時逆  
知即題甲子而永初以後之作反不題甲子何矣耶至於述酒



一詩正所痛恨當日之事又何不題甲子耶總之偶爾題之後  
人亦偶爾彙之原不係公之意耳予觀淵明志不仕宋終身固  
窮允不媿稱靖節矣乃其悲時悼國之情往往不令人見即問  
形之詩詠而未嘗顯言公不獨隱其身且隱其心焉而謂公更  
有所矯時以自異豈足與論公哉此事本無足置辨顧世之人  
徒知以揚公之忠義而或反自誨悔其全身之道故因揭而明  
之間前歲有不題年號而致戮者倘亦向者之說誤之耶  
兩年攝養深居久不見春田之樂近始稍稍散步時春盡夏秋  
零雨既足風日斯融農人耕耘繼作兩兩三三洵足樂也退坐  
小齋猶欣斯趣因擬取龐公逸跡屬善畫者繪為小圖而合以  
淵明和靖江濱漁父為四景置之齋壁時若遊處其間當為斗  
室中尋樂之一助四景云者峴山春靄粟里松風楚江秋月孤







數年之間往往道輒貸貸輒一登籍而未嘗稽算焉亦致忘其  
多矣頃始稽其數則子母遂九百金一時驚怛啞然數日來煩  
渴頓增形容并悴兒深患之於是再有捐田分債之議子曰噫  
予累兒至矣即兒力堪幾何縱復必無我吝予視割兒壤猶割  
兒肉也僉曰如必無策何曰若是其俟來春四兒析爨時議之  
時長兒急欲解予之憂即取其籍為瓜分其間離合均停使人  
人得其便尤惓惓幼兒是念蓋不使纖悉之煩予心焉而仲叔  
兩兒亦無不翕然一心以相左右予百思誠無他計固惟聽之  
而已予更見接對之間若長及幼莫不愉然其色又多能為安  
命之言其心殊不以己之日削為念而惟得予之無憂以為歡  
是誠有世俗之甚難者矣節侯弟目擊而語予曰有諸郎如此  
無憂異日也予深謝不敢當然私念和以致祥亦怕有斯理於



是竊籲天而祝曰願兒有子皆如兒使多享和平之福其大顯  
克孝之報噫予又得無貪天功為己力乎時六月二十五日蚤  
起拜天畢記此一以表兒之賢孝并以為諸孫勸 秋八月以  
生日避暄於白巖初擬憇此數日更尋幽他山值諸兒以候試  
往郡中三兒又適患瘡無應客者乃遂信宿而還今秋無風疾  
荷猶未敗萬綠翩然波光樹色更相映帶彌望澄碧夜坐水亭  
中不風而涼螢光上下明滅幽景俄微雨浙浙葉間久晴得此  
香氣倍常早起堤間山翠欲襲日光未下晨氣尤清兩日於斯  
殆戀戀不能舍去然數年注想觀荷屢期不遂今來必意彫殘  
乃反飲諸佳趣抑若造物之特留以相待者信乎事必不由人  
計較也時同遊為宗巽叔又往十年前族中與子同庚者十餘  
人今僅有其六其往來交雅者則又惟敦夫文虎二公而已文



虎公少同入泮，滯長同筆硯。尤惓惓愛子，但子媿阿咸耳。茲各有壽詩見贈，因錄之以存交誼，并以志一時之歡。若其言何可當也。文虎叔詩云：極星炯炯碧霞天，甲子同週壽酌先。宇宙存泉石，侶春秋。偏老竹林賢，一生肝胆愁相向。千古文章喜共憐。回首當年皆往事，桂漿且得醉花前。當年初度紀生申，崧嶽靈偏萃子身。粟成恥周家成，特操蘭惟楚澤足。相紉由來菊徑幽，栖士便是桃源勝。會人六十年来顏更好，漫勞丹藥駐長春。年來服食有松苓，似得神方堪鍊形。昔訝懷才虛甲第，却緣抗志感新亭。儒宗蔚鬱龍門峻，萊於編欄鳳穴馨。江上數峯秋露湛，仙籌海外已添齡。落落交論疏亦親，每從風雨憶同人家駒。向許輕千里馬齒，虛慚並六旬青桂。社中無俗韻，紫芝歌裡自仙因。癡叔不癡誰早識，尚須范蠡繪圖陳。敦夫詩云：不覺蹉跎



並六旬多君物外意清真望衡好擬龐居士避世堪同晉逸民  
數卷屹為千載砥一庭霽作四時春願今歲歲添華壽共醉南  
山莫厭頻是月二十九日室人林安人卒始兒輩以試羈郡  
城尋又值禱雨至是方為予治壽觴乃越日而遂遣斯變慶甫  
畢而弟繼之世事茫茫尚足問乎安人之卒也以瘡恙初誠不  
以為虞迨乎毒氣內行求醫已暮遂至不治痛曷追哉安人慈  
孝惠溫寧靜恭慎一稟至性事予四十年未嘗有忤色亦未見  
以忤色加人愛庶子渾無間已生待人徹底坦誠若不知人世  
之有是非口舌即人亦竟無以是非口舌動安人者其仁心自  
然雖雞犬未嘗加叱每市販需值雖當食必輟哺應之類無不  
方便為念也生長綺紈之中勤儉更可寒素數歲遭予匱乏益  
淡泊相安昨冬華畢兒婚正擬來春盡卸家事與安人一享菽



水之娛而竟不幾待矣痛可言哉初安人之疾也日猶強飯起  
治事其伏枕纔四日身將逝之兩日即沉沉若好睡者訖無痛  
楚之患比屬纊而諸子諸婦暨兩女凡十人咸侍訣無失即孫  
及孫女稍長者咸在側以至諸甥諸外孫外孫女亦適集無不  
在焉抑豈偶哉凡安人之所以培吾家脈者甚厚予實受其助  
而不知我後人其益當培安人之德於不衰云 予往作遺囑  
時殊不望延今日頃幸六旬既度乃取前所書重定之以付兒  
其所語喪事如革輿設止醮去奠誄文辭遠客蚤撤座速行葬  
皆一奉先命惟內去誄文一事稍變通行之蓋虛辭最所宜裁  
但經去於禮文亦若闕因倣家禮祝文諸式撰為通套之辭俾  
奠者用之庶情文俱至而益無不可行之患時不幸即有室人  
之變諸所囑乃一一踐焉則又非徒言之而已兒他日當力求



無改此雖無關大節然使子得一遂其所志豈不含笑入地乎  
 祭文并錄此維年月日某等含哀具奠於某之靈嗚呼骨肉情  
 深幽明路異死生奄別痛割奚勝想像音容難忘悲戀謹以清  
 酌庶羞祇申哀奠尚享祭惟婿甥輩及再從兄弟行之祭文  
字戀為感時更安九月三兒年三旬冬十月定諸兒分業先  
婿與甥不必改也是房屋田產俱已分析其中或稍有未齊予亦已置之茲以長  
 兒從史更為參補遂相益均平予深見人家興替之由多關於  
 兄弟居常惟友愛為諄諄諸兒固咸悉余心而長兒上下周旋  
 用心更細因并著之予自六月至今仲冬病去七八其間更  
 經內變初不覺害自意全愈指日矣亡何酬應稍煩遂至復舊  
 不得今不更墜杜門日月幾何親朋阻絕堪此寂寂且自老妻亡  
 後常頻然如有所失人世悲歡順逆固極洞觀但欲使靜寂中

一笑錄



續一笑錄

一念不生實不勞易幸有菽水可以忘憂他一切其無復問之

余生甲子既週婚嫁日畢正可欣然待盡茲錄之為續也豈  
其有貪心乎夫貪心生將愈不能樂生故夫真能樂生者定  
不以生為戀遙道順化惟其自然則安往不超生死外哉使  
今尚假我數年固予之樂也如其不然還付一笑

丙申六十一歲春正月四兒析爨予自此逸食於諸兒復延伯

玄文訓諸孫同地師徐贊我至先塋為定祔葬之意計予意決

於斯久矣兒輩或尚有疑聞江右徐君者言多衷理因邀視之  
彼言此地有謂其能發者謬也若以為無氣亦非蓋此地龍穴  
頗真但來氣短小求富貴必不能亦必無凶患予曰若是則甚  
得吾願矣亟語兒無復疑三月壽衣成予深見厚殮之無益



第又不欲為不近情之事妨為子者之心故嘗欲自治終心俾  
豐儉稱度適先室有遺紬度帛遂速兒成之既不費財市易更無  
儉親之嫌而送死之備已畢蓋一舉而三快云嘗考古達觀之  
士而王孫而下代未嘗無人要皆未為中庸之道獨顧憲之誠  
子有云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予進不及達  
退無所矯衣於周身聊以蔽體棺周於身聊以蔽以臭使勿為  
人惡已矣又韋夔預戒云吾死之日殮用舊衣勿更新造茲言  
實近情而可行予恒誦焉乃牽於兒意致蹈以美卒違所誦多  
矣書以庸以志媿 秋八月從弟與銘卒與銘少予十餘歲稍  
長即深相愛同意尚居常事罔不予諾予緩急亦必叩焉蓋同  
氣有未及者嘗倉卒為治先君之殯及一禦外侮皆竭力踰常  
誼他休戚無論也頃臨卒召子與受遺命意更有深託於予者



睦言始終能不倍愴與銘尤善處家庭之間孝及特至而忠信  
恭謹勤敏任事鄉族方共推之其卒也莫不嗟悼焉予風景  
與銘之賢而又懷其愛竊欲為著一傳而未能聊揭其要於此  
若其遺言在耳固日夜期無負云 冬十二月謁先墓山遙不  
能數至故每歲祭掃之外定於重陽一謁去秋以先室之喪不  
克往今年復植與銘之變延滯至今恐更蹉跎漸將廢墜因及  
茲冬補謁此後戒必無愆期即遇雨改期必無出三日書此申  
約冀必遵之 齋前梅負墻蔽風花開常少今年一株始繁時  
每坐小臺負暄花下晶然煖雪或瓊英片片窅然落衣裾間尤  
堪會心時也此景絕非難得但種梅十年今方覩此又逼歲得  
此間適是足紀耳 自春委事諸兒一無所復間內觀莫湛於  
斯然病竟未除雖飲酒不敢樂足踳踳勿敢逞馬予意亦安之



將不復醫治為事兒或疑子有惜財之心予曰非汝所知也人生鮮得全福者况清樂尤天所吝乎予虛生六旬固不能無所恨惟爾輩怡怡克順又多守分不致招尤此甚足快予心而且甘旨不乏於供人事不勞其體飽食安眠觀書覽物便了一日視他人幾同于樂者乎予深恐福分有恨消受不勝幸有此病以為拂抑之端庶不甚為造物所忌是病之未嘗無益於予也人亦有言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使此病即愈而或忘情杯酒不覺流連或杖履如自是隱致勞憊一病愈而一病復生且或有進於是者何若留此以當內懼使時時不忘慎疾之心不亦善乎故曰慶者在門弔者在閭又曰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萬事盡矣然寧獨以病論也

丁酉六十二歲春正月祔寔亡室於先壙之側予并治生曠堪輿



家以左側氣薄因并右馬先壙故在墳飾之外其前去墳飾四尺餘今壙視先壙故下二尺餘其旁逼依先壙時河水久涸重載尤艱衆議必放潮乃濟予以此事最干衆口向來所不欲為故擬行而卒止亡何一夕潮甚大從閘上溢流於河河水頓長舟行裕如幸出望外人以稱安人之德感云三月清明日同與周弟宿中羅山房夜靜松韻尤清聽之忘寐憶己未同讀書石林一夕偕彭維韶丈聽松月下維韶拈詠隔水笙簧之句噴噴不置予不謂然維韶頗訝予誕予言此詩非不工矣惜未為松知己也松之為聲清遠勁逸他木莫尚焉正可擬之幽人烈士清風浩氣獨行天地之間故當夫淡月疏林飄風徐來彷彿彈琴詠詩童冠喁喁之雅韻也至如高飈振條落日蕭森或激而怒或慘以淒則夫擊筑悲呼樵悴行吟之逸響也松豈願以



笙簧顯哉笙簧豈得以擬松哉若乃松聲一也而人之會心殊  
矣在箕穎聆之祇覺其泉石麋清在金谷聽之自見其笙簧叶  
奏而已故曰此詩非為松知己也於是維韶亦擊節予言予因  
論松竹同稱高潔竹固已翕然君子之號而松往往以羸封掩  
之松不辱大夫大夫辱松矣今并當為之正直去其爵稱以還  
其高潔而更之曰丈夫不亦可乎維韶更躍然呼曰此從昔愛  
松者所未及也便請以君言告諸山靈為老松翻此案予曰若  
是當須名手繪一圖而屬君記之此話去今將四十年前歲維  
韶已化去而予亦老矣恐此意終泯泯因感舊聊記於此夏四  
月長兒年四旬時猶以女憂謝客定知友會式頻年因病班  
荆遂疏比來齒豁目昏衰態日益恐一旦雨雪既零雖二三心  
知時睠然車過腹痛之云亦復何及今與諸兒約以四仲之月



遞為我一治酌樂我良朋以娛我老雖不能數亦得四時一適  
矣因更與諸友約崇儉去奢我輩雅尚昔司馬公家供客菓止  
梨栗肴止脯菜古趣悠然在今固難還盡於樸茲會惟促膝一  
席賓主率共六人菓餌四肴品十而正肴四五之外瓜茹雜羞  
隨宜是具真率之風務無失焉惟酒無量期於盡歡飲中止宜  
評論花月或談說古今與人間可喜事不得有涉雌黃及攢眉  
傷嘆之語犯者罰之大白又先憲副公嫉俗飲宴之靡與中  
丞公力持古道因為約刻以示衆比公沒而約乃弛焉今羣從  
中已鮮知其刻者子家舊亦僅存二紙近復為伯父州守公取  
其一去恐久之更佚也并錄此使後知之或有能嗣而行之尤  
所願也其約云夫飲食豐腴哲人嘗有訓戒而衆情苦於拘延  
然過從裁減或泥而難行不為制坊則濫將無已今酌定數品



就

以示族衆期於必行庶幾閭里嚮風共敦雅道夫八珍羅前一  
飽之外徒為暴殄用情雖勤有道者弗享也時菓并餅餌五  
楪點心一味或米或麵每桌正肴四雜饌六共十盤雞鵝  
鴨三者用其一不得並設魚肉之外餘物聽從其便但取足前  
數不可有踰踰設必屏去飯時用湯一碗或豆腐或瓜菜大約  
四五人一桌六七人則二桌若兩人一桌則肴量減酒隨量適  
可而止此數族中有一事宴會及款親賓用之若尋常留客則一  
飯三四肴足矣華陽外史書秋九月如期謁墓時修墓菴  
喜將竣菴之後庭制特宏敬參議公所建以為樂善翁樵雲翁  
暨我本派列祖墓祭之所其後五十年室乃大圯郡丞公為修  
葺之時公方讀書其中理舊構新每勤捐費嗣是州守公及先  
大人相次修營皆長房司其事遂不復取費於仲季兩房矣頃



復多壞予勉從州守公協力重修季房叔父寅初公乃極言非  
 計謂長房世勤其事甚善第萬一後來者有怠心彼時兩房後  
 生輩必狃於沿習而相委究必致日損以至於傾何若及今斂  
 金於衆使人人知為子姓所當共營非所以為久後計乎諸兄  
 弟皆深然之予獨念相仍久一時變更恐不易且用已畧具因  
 請以所儲修祠銀姑助少其費而待均於後可焉衆從之是舉  
 共計工費銀六十九兩內公助銀二十兩其修葺亦頗完固矣  
 冬十月訓辭彙抄成○余向無意抄書頃自養病以來惟託一  
 編以遊戲遇其中有足備稽考資訓誡者每雜識之久乃稍稍  
 積焉因感昔賢有以古今家範作屏貽後者即欲師其意此取  
 諸訓誡之語以彙為一編而彘彘僅爾方歎乎有待焉亡何厥  
 疾益深頓有失明之患此卒志恐卒無成乃遂即前所抄稍為編



次亟成草創之規即不幸遂絕筆我志其終在於斯矣後之覽  
者尚鑒子惓惓之心觸目歎懷孜孜求淑宜未必無小補也  
客有善丹青者兒輩屬為子繪小像咸謂頗肖余咲其題像云  
誰將粉墨汗吾太清信形骸之故假笑鬚眉之覩生蓋竊嘗力  
徹乎生死之關志絕乎聲華之地勉乎求一善而未能渺乎懷  
千載而徒媿質薄病催逡巡老至彼繪我容孰傳我意我聞之  
必毀者形冥通者氣審誠考之莫違將豈無得我於筆墨之先  
悅我於精神之會者耶十二月與銘弟葬予連時病發深恐不  
赴能山至是得勉盡臨穴之情於心為慰長婦年四旬時先  
室之服已終乃稍治酒歛賓四兒從朋輩遊白巖折梅數枝  
手持而歸以供予瓶玩予得之喜不勝第所恨庭前兩樹乃不  
及瓶中數枝香堊什伯梅何不幸而因此峻垣下耶抑思山原



爽亢梅生易榮而往往不禁折取牆垣所錮英華窄舒而終免  
於攀條是知一損一益恒有互受者矣予固寧為牆內之梅不  
願為高原之植也予自初夏日漸昏及秋益甚頗以失明為  
憂醫家咸勸令餌藥從之至秋杪冬初之時明復稍減今則無  
改於冬初此或藥之效矣得長保如此亦可稱幸但已不能觀  
書字大踰指面者逼視尚模糊可認仍恐強視損睛屏之惟恐  
不遠終日默坐將何遣懷向平有云未知生何如死似此甚見  
其不如焉然天誠杌我我何能違亦隨境安之而已友人或進  
予以修養之術或道子山水之娛或又請做真率會之意月一  
為之不費不勞可以常繼子謂修養外道所不願學久矣山水  
必勞杖履結會更難其人恐皆未能雖然烟水雲山正妙在杳  
靄微茫之景今開眼即成烟霏若使應接山水固最相宜耳及



人亦為一笑噫如友人之言適以意一觴忘形數子或扁舟尋趣  
或一室笑言豈不足銷餘日但必得目光不失并夙病不增夫  
然後能樂此則尤在天不在子也言之亦自發笑除歲日記  
是年四兒就會於節侯弟館依兩玉公閱文公教示不異嚴師  
甚昭世愛

戊戌六十三歲春正月元旦三兒以舊例當治觴因為申定其約  
每酌四菓六肴不得踰端午嘗新中秋除夕同之凡家宴以質  
實為恭以天性之融洽為樂此意不可有失三月清明日仍  
宿中羅山房中待次日上半山之祭兩兒隨侍山中故多清趣  
此舍經修葺後寢處尤宜今期每歲必一連牀於此亦可得山  
家一宿之樂也是日由陵路至山邈子始來時今五十年乾涸  
陸行僅見今日自目昏去書已難於遣日加之煩憂橫生雖



日過之猶恐易藥久思乃得一法竹窗淨几為置大字唐詩一  
編每日自水畔花前逍遙遣意之外倚牀默坐輒哦此自怡詩  
有舊曾覽者可一讀而憶未覽者每再讀之亦即閉目強記有  
不憶則復一觀能記即不復目每詩微詠徐吟邊回故久愈熟  
不厭使神清志一別念不生至會心佳句其快尤不可言每日  
所誦惟七言律詩師二章遇熟詩則量為益諸篇或短或長或生  
或熟其所誦率準是日非不足惟防心目之勞午後強學熟眠  
遲遲而起取午前詩如法誦之及再諷前兩日詩十數過已望  
牆頭日影漸收又聽鳥聲催晚則諸兒昏定先後至矣既坐及  
燈而退予仍獨處一室復靜憶日間詩咀味數句曰更若有得此  
法不獨破寂消憂兼足寧神養目晦明寒暑且皆宜之頃已行  
之月餘甚覺安樂翻恨此法得之遲也因喜而記之三月廿日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0041